

CPTPP 下的日台關係與中國因素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一、從 TPP 到 CPTPP

進入 2023 年之後，全球主要的媒體大多聚焦於下述三個重要議題。第一，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以阻止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去除烏克蘭境內的新納粹主義（去納粹化）為由，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俄烏兩國進入戰爭膠著狀態。第二，受到能源、糧食市場供給劇烈波動，以及疫情期間的寬鬆貨幣政策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受到拖累。第三，以中國為主要假想敵的半導體競爭，對全球高科技供應鏈帶來新的變數，進而影響包括日本、台灣與中國在內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

事實上，在 2022 年 1 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正式啟動之後，原本與中國並未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日本，出口至中國的無關稅品類比例從 8% 提升至 25%，最終將提升至 86%。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試算，RCEP 生效後日本可望獲得 202 億美元（汽車、鋼鐵與化學為主）的貿易利益，中國可獲得 112 億美元的貿易利益（NHK，2021）。而 RCEP 的完全生效，更可為日本的 GDP 帶來 2.7% 的成長（木內登英，2022）。

對中國來說，隨著 RCEP 的生效，中國企業將可以更低的成本，從日本獲得先進技術、重要設備、關鍵零組件、日用消費品、醫藥和護理設備，以及進口設計研發、節能環保等生產性服務，以推動中國產業與市場消費的升級（李世暉，2022）。在此發展脈絡下，中國與台灣遞件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即成為日本考量經濟安全保障與貿易利益時的重大變數。

CPTPP 的前身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原本是 2006 年 5 月由新加坡、汶萊、智利、紐西蘭四國簽署生效的多國間 FTA。與當時其他的 FTA 相比較，TPP 的涵蓋範圍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易救濟、動植物檢驗檢疫、貿易技術壁壘、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競爭政策、海關合作、勞工政策與環境政策等條款（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2011），被視為一種全面且高品質的 FTA。2010 年，原加盟國開始與美國、澳洲、越南、馬來西

亞、秘魯等五國進行交涉，使得此一本以環太平洋四小國為主的經濟戰略合作協定，一舉擴大成為當時亞太地區重要的經貿整合協議，也成為日本最優先的經貿戰略目標。

經過密集且持續的談判，包括日本與美國在內的 12 個國家，於 2016 年 2 月 4 日在紐西蘭奧克蘭簽署 TPP 文本，並預計在之後的 2 年內，由各國完成內部批准程序後正式生效。然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以優先保障美國就業的理由，於 2017 年 1 月宣布退出 TPP。在日本的主導下，TPP 剩餘 11 個成員國則於 2017 年 11 月，藉由 APEC 領袖峰會的場合，宣布 TPP 11 國達成以 CPTPP 取代 TPP 之共識。涵蓋 5 億人口，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13% 的 CPTPP，正式生效運作（李世暉，2021a）。2023 年 3 月 31 日，英國完成與其他成員國的貿易談判，宣布成功加入 CPTPP，成為第 12 個成員國。

事實上，圍繞著區域經濟整合的運作與發展，日本、台灣與中國各有其貿易網絡與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戰略。以 FTA 的締結為例，日本推動 FTA 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維繫日本企業的生產與流通網絡，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生產資源與市場。因此，日本除了推動商品自由化的 FTA，也強調投資自由化、保障智慧財產權的經濟合作協定（EPA）。中國對於 FTA 的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考量，締結對象主要是內部特別地區（如與港澳簽署的 CEPA），周邊發展中國家（如 ASEAN）、資源國家（如智利、澳洲）與政治盟友（如巴基斯坦、柬埔寨）為主。台灣推動 FTA 的策略，是為了擺脫經濟孤兒的國際劣勢，以及提升台灣的國際政治經濟參與度。因此，被視為亞太地區重要經濟整合的 CPTPP，提供了觀察與分析日中台互動關係的重要視角。

二、CPTPP 與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在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風潮下，中國的經濟實力開始對周邊國家乃至於全球經貿造成重大影響。舉例來說，中國自 2000 年代中期以後，即積極建立本土電子產業的上下游與周邊產業，由原本進口、採購零組件的政策，轉為扶持中國本地廠商生產與提供。在此一「騰籠換鳥」政策思維的主導下，中國政府透過租稅優惠、利息補貼、限用國產等政策，建立包括電腦及周邊產業、通訊網路產業、電子產業、光電產業以及部分半導體生產製造在內的「紅色供應鏈」。

進入 2010 年代中期之後，紅色供應鏈逐漸在全球經貿上扮演吃重的角色。依據《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2020 年全球主要商品與服務份額中，中國企業在 70 個調查項目裡，有 17 個品項佔據全球市占率首位。包括移動通訊基地設備、車載電池、個人電腦、鋰電池隔膜、太陽能面板、大型液晶面板、中小型液晶面板、鏡頭、國際信用卡品牌、香煙、造船、大中型卡車、原油運輸量、粗鋼、洗衣機、冰箱、家用空調領域等。這顯示，中國在全球電子科技與家用產品供應鏈上，已產生強大的影響力（黃欣，2021）。

在中國逐步建立其在全球供應鏈的主導地位之際，美國與中國在地緣政治、

地緣經濟上的競爭愈形劇烈，並成為 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的背景。之後，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大陸紫光、華為、海康威視等科技公司，進行嚴格的技术禁運；而關鍵軟硬體創新平台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管制，亦日趨嚴格，揭開了經濟安全保障（economic security）的序曲（李世暉，2021a）。

在此脈絡下的經濟安全保障，可以定義為：政府透過國際政治經濟的協調合作與國內制度的建立，維持、改善國家經濟與國民生計的理論思維與政策方針。吾人可透過下列三個面向，來理解經濟安全保障的內涵。首先是以經濟為手段，在國際社會中維護國家的健全與發展。此一層面所關注的議題除了如何提升國家總體的經濟實力之外，對於資金、科技的管制，也被列為經濟安全保障的範疇。其次是將經濟安全保障視為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此一層面所關注的議題，主要是維持戰略性天然資源（能源與重要礦產）與戰略性社會資源（金融）的穩定供需關係。最後是將經濟安全保障視為國家的核心利益。此一層面所關注的議題，包括國際經濟合作的積極參與、國家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調整、核心產業與核心企業的競爭力強化、國家經濟福利的整體保障等（李世暉，2020）。

進入 2021 年之後，面臨戰略物資匱乏、技術外流等課題，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建構強韌的供應鏈，進而構建自律型的經濟構造。乃於同年 11 月 26 日成立「關於經濟安全保障法制有識者會議」，聘任上山隆大、角南篤、土屋大洋等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規劃「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的重點。經過三次的專家會議，確定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相關法制是與夥伴國在高科技供應鏈、能源、醫療資源等「必要且須充分」(necessary and sufficient)的物資上，達成「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 和「戰略不可替代性」(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而其主要的政策概念，則被歸納為下列四項主要內容：供應鏈的強韌化、維持基礎建設功能、專利的非公開化，以及確保基礎技術（NHK，2022）。

首先，在供應鏈的強韌化面向，日本來說，半導體、EV 電池等重要產業所需之關鍵零件，必須透過政策來提高其在日本生產的比例。其次，在維持基礎建設功能面向，在資訊、網路等國家安全思維的考量下，日本將過去關注的國防設施，擴大至電信、能源與金融系統的軟硬體設備。第三，在專利的非公開化面向，對於企業所擁有的敏感技術專利，由政府支付一定之金額，要求專利擁有者不得公開專利內容。最後，在確保基礎技術面向，日本政府整合國內產官學在敏感技術上合作的各項規定，以確保生物醫學、AI、量子電腦、Beyond 5G (6G)、航空太空、新材料、機器人等敏感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在實際推動面向上，經濟安全保障所提及的供應鏈、敏感科技等領域，日本的國際戰略是透過經貿與科技外交，與同盟國（美國）、夥伴國家（歐盟、台灣）進行合作，其鎖定的經濟安全保障國際合作舞台主要是 CPTPP（李世暉，2020）。

三、日中與日台的關係架構

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雖然被認為是新的政策，但其內容意涵卻早已存在。戰

後的日本在和平憲法的規範下，很早就發展出以經濟與科技手段進行外交。若審視過去以來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的概念，大致可以分成四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戰後初期至石油危機，主要是以「政府開發援助」(ODA)來擴大日本企業的海外市場。第二階段是石油危機至冷戰結束，主要是以「總合經濟安全保障」來確保日本能源的穩定供給，以及維護日本海上貿易路線的安全。

第三階段是後冷戰時期至中美貿易戰，主要是透過區域經濟整合，與經濟夥伴國家共同主導區域與全球的經貿秩序，CPTPP即是一個重要的成果。第四階段是2018年後出現的新發展趨勢，重視以半導體為主的科技供應鏈，並以建立強韌供應鏈、提升國土的資通訊安全為目標。

而於2022年4月7日的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是岸田內閣最重要經貿外交政策基礎。而其主要的政策概念，則被歸納為下列四項主要內容：供應鏈的強韌化(公布後9個月內實施)、確保基礎建設功能(公布後18-21個月內實施)、專利的非公開化(公布後24個月內實施)，以及前瞻科技的官民合作(公布後9個月內實施)。前兩項是安全保障的守勢方針，後兩項是安全保障的攻勢戰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安全保障的概念下，傳統的「政經分離」、「政冷經熱」概念已逐漸失去解釋力。圍繞著與台灣相關的議題(海上生命線、半導體供應鏈等)，都將同時影響台日經貿關係。此外，日中台的經貿關係，將由原本的事務性議題轉變為戰略性議題。而中國是日本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對象國，台灣則是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夥伴國。此外，延續經濟安全保障思維，未來日中台關係將會收斂在下列三項領域內的競爭互動。首先是科技供應鏈議題。目前日本與台灣已在半導體為主的供應鏈上進行合作，中日台則在半導體的關鍵設備、關鍵材料與市場等領域，持續呈現複雜的互動關係。其次是經濟安全議題。中國強調健全與經濟、科技為核心的國家安全體系與海外安全保障能力，日本大力推動經濟安全保障、確保能源供給與貿易路線，台灣則是在地緣經濟的相關議題上扮演關鍵角色。最後是經濟整合戰略議題。中國宣示要推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日本具主導地位的CPTPP將成為印太地區經濟整合競爭與合作的重要舞台。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在台灣與中國同時申請加盟CPTPP的情況下，日本一方面支持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台灣加入，另一方面也在觀察中國是否能遵循自由貿易規範。從外交戰略層面來看，日本不願意獨立承擔與中國交惡的風險，而會傾向以團體戰的方式來對應中國與台灣的加盟。目前，日本的戰略是促成英國以高標準完成加盟，之後再結合英、澳、紐、加(Five Eyes的成員國)的影響力，最終讓美國重返CPTPP。當美日兩國可主導CPTPP的發展之後，台灣的加盟將水到渠成。

由於日本大力推動的經濟安全保障，涉及到民主供應鏈(具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共同建立供應鏈)以及自由貿易價值觀的議題，儼然形成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經濟安全對立。影響所及，經濟安全保障的進程，將會連帶牽動中日國民情感與台日國民情感的發展，也將持續影響彼此的未來關係。

以近年的調查資料來看，日本國民對中國的觀感普遍不佳，但對台日關係則是維持高度正面積極的觀感。事實上，近年的台日關係，依舊受限於國際政治的制約，無法進行頻繁的政治互動。但雙邊關係是建立在良好的國民情感上，並持續發展緊密的經貿關係，形成一個穩固的金字塔型互動模式。而近年的中日關係，雖然呈現互利的經貿關係，也有相當之政治互動；但在國民情感交惡的情況下，屬於脆弱的倒金字塔型互動模式（參照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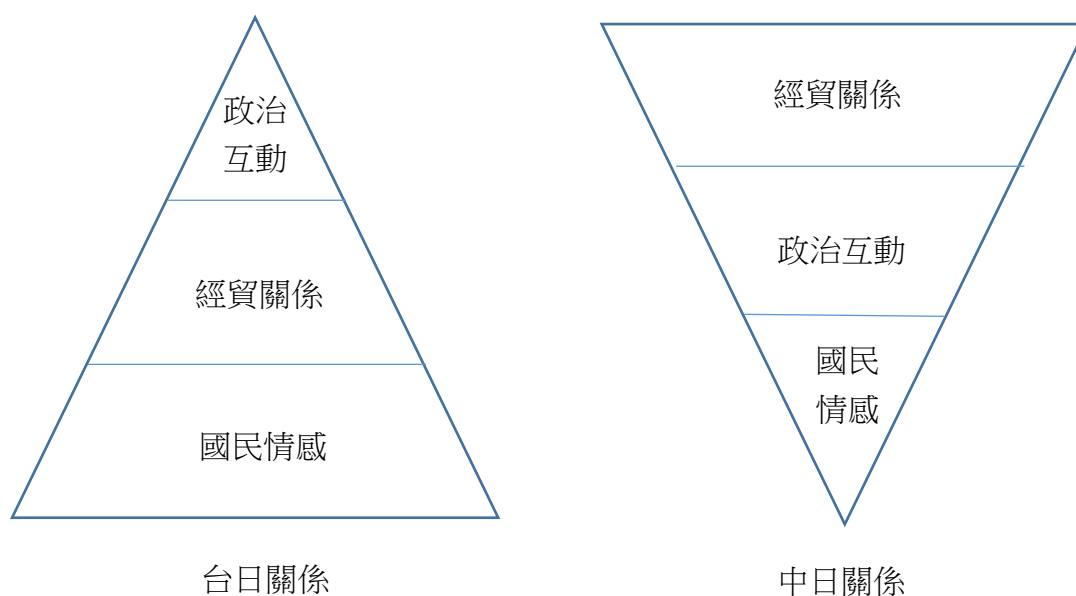


圖 1 中日關係與台日關係差異圖

四、日本與中國的 CPTPP 戰略思維

如前所述，CPTPP 是戰後日本結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與地緣科技的重大國家戰略之一。而圍繞著印度太平洋場域，以「自由、開放」為主要政策意涵的日本印太戰略，更須倚靠一個可維持日本國家利益的區域貿易機制。因此，CPTPP 即成為日本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重要平台。有鑒於此，可進一步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科技的角度，透過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概念，論述日本的 CPTPP 的戰略思維（李世暉，2022）。

首先是地緣政治面向。眾所周知，過去的 1972 年體制下，日本同時維持日美安保體制與日中友好關係，並在戰略模糊的概念下，與台灣發展緊密的供應鏈關係。在此地緣政治背景下，經濟安全保障成為影響中日台關係的新變數。對日本經濟安全保障而言，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關鍵表現在下列兩個領域。第一，台灣海峽危機就是日本危機，是影響日本海上生命線的重大危機。第二，台灣是日本尋求經濟夥伴、建立強韌科技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目前日本關注的重要政策領域，則是以 CPTPP 下的高科技供應鏈（半導體、車用電池、次世代通訊等）為關鍵。

其次是地緣經濟面向。透過 CPTPP 的啟動與運作，日本一方面進行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推動日本國內相關制度的變革，提升日本的國家競爭力。另一方面則是借助其實質影響力，重建其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直接影響影響印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內容與進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是印太國家中，同時參與 CPTPP 與 RCEP 兩大區域經濟整合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經濟體。未來，日本將善用此一特殊、關鍵的角色，進一步強化其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重大影響力。

最後是地緣科技面向。對日本而言，如何透過 CPTPP 相關機制，確保與強化在半導體、生物醫學、AI、量子電腦、6G、航太、新材料、機器人等敏感技術領域中的共同規範，是打造日本未來競爭力的重要外交與經貿政策平台。以半導體為例，日本的半導體戰略強調必須避免經濟脅迫與不公平貿易，以及與具共同價值觀的國家進行產業政策上的協調合作。此時，CPTPP 即為最關鍵的經貿平台。

對中國來說，設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之際，如何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科技自立自強面向上，透過經貿與外交戰略來應對來自外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風險挑戰，是一項重要的考驗。而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即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中國申請加入 CPTPP，則是其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一步。事實上，當中國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正式向 CPTPP 條文保存國（秘書處）紐西蘭提交申請加入書面信函之際，確實讓相關各國感到驚訝。雖然部分國外媒體判斷中國此一行動，是為了反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新安全協議「AUKUS」（洪聖斐，2021）；但若是以中共的「構建新發展格局」概念思維來看，申請加入 CPTPP 乃是勢在必行的外交、經貿與安全戰略。

雖然 CPTPP 的總體經濟規模並沒有 RCEP 大，但 CPTPP 擁有更低的關稅和更高的貿易自由度，還涵蓋了加拿大、秘魯等美洲國家，可提升中國參與主導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中國社科院透過不同情境的分析，中國加入 CPTPP 將會拉動 GDP 增長 0.74%至 2.27%，出口則會增長 4.69%至 10.25%。美國經濟智庫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研究也顯示，如果中國不加入 CPTPP，中國的總收入將因貿易轉移效應而損失 100 億美元，若加入 CPTPP 則能獲得 2,980 億美元的經濟收益（BBC，2021）。

雖然 CPTPP 成員國（特別是日本）對於中國是否能符合 CPTPP 高標準，抱持很高的疑慮。中國依舊將加入 CPTPP 視為其發展戰略機遇期，以及擺脫科技包圍網的重要經貿外交戰略。首先是以「構建新發展格局」，創造新時期的「發展戰略機遇期」。2021 年 4 月 30 日，習近平於《求是》雜誌發表題為《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文章，強調當前中國的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機遇和挑戰之大都前所未有的，總體上機遇大於挑戰（習近平，2021）。在美中對抗格局不變的「挑戰情況」下，中國可透過參與 CPTPP，一方面破除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圍堵的戰略意圖，另一方面將中日韓三國整合在同一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藉此加速中日韓 FTA 的談判，以及構建國內與國外的新發展格局。由此，習近平可在嚴峻挑戰下，

營造下一個階段的戰略機遇期。

其次是擺脫科技的對中國包圍網，以科技創新確保經濟安全。中國積極參與的 CPTPP，成員國並未包括美國。因此，藉由區域經濟整合，中國不僅可對抗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轉移對美出口份額至亞太其他國家，以緩解中美貿易戰的衝擊；更可將半導體重鎮的日本、韓國拉入中國的「雙循環」，降低科技冷戰的衝擊。特別是半導體是目前中國發展所需之戰略物資，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半導體設備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而韓國則在顯示面板和存儲領域具市場優勢。在美國的壓力下，技術管制等因素雖然存在，但若 CPTPP 順利地簽署與談判，之後將有助於中國與日韓兩國在半導體等領域的合作（李世暉，2022）。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逐漸深化，具主導地位的日本積極形成 CPTPP 戰略以及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思維的過程中，台灣的科技研發實力與強大的 IT 產業製造能力，是日本發展敏感技術、建構強韌供應鏈時的最佳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對遞出 CPTPP 申請的台灣而言，如何取得主導國日本的支持，以及其他成員國的友善互動，是推進台灣加入 CPTPP 的關鍵。眾所周知，台日之間的經貿互動密切，2020 年的雙邊貿易總額達 692.8 億美元。其中，日本是台灣第三大貿易夥伴國，而臺灣則是日本第四大貿易夥伴國（李世暉，2021b）。然而，在複雜多變的印太情勢下，過往台日的緊密經貿關係，並未能取得日本對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具體支持。

這是因為，過去以來的台日經貿合作，主要集中在執行面的技術合作。但在區域經濟整合與 CPTPP 成為主要國家的地緣戰略之際，原本的經貿、技術合作關係，已擴大至高科技供應鏈的經濟夥伴關係。例如，美國與台灣在 2021 年 11 月 23 日舉辦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聚焦供應鏈韌性、經濟脅迫、數位經濟與 5G 網路安全、科學與技術等議題。而日本半導體戰略在規劃階段，即涉及到研發技術合作、供應鏈重組等多面向的台日互動。由日本政府出資 4,000 億日元，補助全球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於日本熊本縣設立 22/28 奈米的製程的 12 吋晶圓工廠，就是日本半導體戰略最重要的具體政策（李世暉，2022）。

五、台日關係的展望

對日本而言，台灣是共享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權、『法的支配』的普世價值，極為重要的夥伴及重要的友人（外務省，2022）。圍繞著經濟安全保障與 CPTPP，未來台日關係的發展有下列幾個關鍵。第一、強化日美同盟，以對應日漸嚴峻的安全保障環境。2022 年 4 月 26 日，日本自民黨政務調查會安全保障調查會經過 19 次的專家座談，彙整提出「新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策定建言」。建言中提及，中國與美國關係的惡化已近似「第二次冷戰」，中俄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已成現在進行式，俄烏戰爭中所呈現的各種想像中之戰爭樣態（假新聞、認知作戰、網路攻擊、基礎設施破壞、飛彈攻擊），已成為事實。在此基礎上，

日本更需強化日美同盟，擴大合作領域以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第二、以經濟安全保障建構自由與公正的經濟秩序。有鑑於中美之間的經貿衝突，經濟貿易領域的第二次冷戰，主要是以「科技冷戰」的形式進行。美國透過各種不同的雙邊、多邊機制，防止中國對科技的竊取與應用。另一方面，中國則是強調科技自主的重要，投入大量資金試圖突破美國所建立的「數位鐵幕」。對於日本來說，在兼顧安全（日本同盟）與經濟（中國市場）的考量下，可透過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來取得日本國家發展的有利戰略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安全保障的概念思維下，無論是安全的考量還是經濟的考量，台灣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這是因為，台灣不僅掌控日本海上生命線的樞紐，也是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不可或缺的供應鏈一環。

第三、擴大「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來確保區域的繁榮與和平。為了增加世界其他國際組織、國家對於印太地區繁榮與和平的關注，日本有必要透過外交政策讓世界更加認識印太願景的內涵與維來行動。目前日本主要是朝向與東協（ASEAN）、歐盟（EU）、北約（NATO）、AUKUS 等區域組織合作，擴大四方會談（Quad）的成員與議題。此外，CPTPP 更是一個重要的平台。主導 CPTPP 運作的日本，必須慎重中國、台灣與韓國的申請加盟議題。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軸之一，即是在印太戰略的架構下，透過各種雙邊、多邊、組織之間的互動，來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與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繁榮。

第四，台灣海峽的和平與安定是影響日本的關鍵事項。自 2021 年 3 月的「日美 2+2 會談」提到台灣之後，之後日本參與的雙邊與多邊外交活動，包括日美首腦會談（4 月）、G7 外交部長會談（5 月）、日本與歐盟首腦定期會談（5 月）、日澳 2+2 會談（6 月）、G7 首腦會談（6 月）、日澳首腦視訊會談（2022 年 1 月）、日美 2+2 會談（2022 年 1 月）、日法 2+2 會談（2022 年 1 月）、日美首腦視訊會談（2022 年 1 月）、日美韓外相共同聲明（2022 年 2 月），都有共同關切台灣海峽的平安安定，以及兩岸問題和平解決的重要。

第五，台日互動基礎的 72 年體制已逐漸鬆動。隨著台灣內部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國的大國崛起、美國影響力的下滑，制約台日關係的「72 年體制」已逐漸疲弱並有走到盡頭的趨勢。不過，目前 72 年體制的抑止力雖明顯減緩，但其拘束力仍舊存在。例如，台灣海峽有事之際，在 72 年體制下日本採取的相關行動仍被視為禁忌的行為。在此必須強調的是，由於未來的台日關係將不再限定於單一的安全、經濟議題的交流，而是朝向全面的、全方位的夥伴關係發展。因此，台日關係將有望逐漸發展成新的互動模式，即在維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外部框架下，其實質已轉變為由日本與美國為首，與歐盟、印太區域國家共同建立全面的合作關係。在此新互動模式下的台日關係，一方面圍堵中國勢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是促進印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

參考文獻

日文部分

- NHK (2021), 〈RCEP 10 か国であす発効 貿易拡大で経済押し上げ効果期待〉, 《NHK WEB NEWS》2021 年 12 月 31 日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1231/k10013411011000.html>。
- NHK (2022), 〈経済安全保障推進法が成立 内容は？法律を構成する 4 本柱とは？〉《NHK WEB NEWS》2022 年 5 月 11 日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511/k10013620531000.html>。
- 木内登英 (2022), 〈RCEP と経済安全保障政策が促す日本企業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再構築〉, 《NRI》, 2022 年 1 月 21 日, <https://www.nri.com/jp/knowledge/blog/1st/2022/fis/kiuchi/0121>。
- 外務省 (2022), 《令和四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中文部分

- BBC (2021), 〈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北京為何要「偏向虎山行」〉, 《BBC NEWS》, 2021 年 9 月 17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8596046>。
-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2011), 〈從 TPP 的特點與美國加入的動因看亞太政經現勢〉, 《APEC 通訊》, 第 139 期, 頁 8-10。
- 李世暉 (2016), 《日本國家安全的經濟視角：經濟安全保障的觀點》。台北：五南出版。
- 李世暉 (2020), 〈科技冷戰下的台日科技與產業互動模式〉, 頁 15-30, 李世暉, 陳文甲編著, 《當代日本的政治與經濟》。台北：翰蘆。
- 李世暉 (2021a), 〈地緣科技下的日本 CPTPP 戰略思維〉, 施正鋒主編, 《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台北：翰蘆, 頁 79-96。
- 李世暉 (2021b), 〈打造台日科技對話平台 有效推進加入區域組織進程〉, 《中央廣播電臺》, 2021 年 11 月 26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17875>。
- 李世暉 (2022), 〈CPTPP 架構下的日中韓經貿關係研究〉,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8 卷, 第 2 期, 頁 75-96。
- 洪聖斐 (2021), 〈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WSJ: 習近平圖破解美國陣線〉, 《Newtalk 新聞》, 2022 年 9 月 17 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9-17/637849>。
- 習近平 (2021), 〈把握新發展階段, 貫徹新發展理念, 構建新發展格局〉, 《求是網》, 2021 年 4 月 30 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4/30/c_1127390013.htm。
- 黃欣 (2021), 〈外媒：全球更依賴紅色供應鏈〉, 《工商時報》, 2021 年 8 月 7 日, <https://ctee.com.tw/news/china/499330.html>。